

## 生命之旅

苏海萍

生命  
只是一个过程  
如同一次长长的旅行  
那旅程中的一次次跋涉呵  
无论风霜雨雪 昼夜阴晴  
都是  
一幕幕最美的风景  
即使是在漫长的  
漆黑的隧道里呵  
我们依然相信  
太阳和月亮  
会在前方  
照亮我们黑色的眼睛  
即使所有的青春岁月  
都在四季的站牌下  
消逝成苍白的鬓影  
和蹒跚的背影  
把我们接走的  
将是一支没有休止符的歌子呵  
布满永恒的天空

咏水  
孔祥光  
仙



娇俏母做透韵神，  
碧玉玉翠意趣真。  
凌波仙子悟时今，  
佳节吐芳乐同春。

穷则思变，要变则得干，则得吃苦，得有咬牙精神，这种精神便得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一种使命感自心中油然而起，自觉比那两位日本学生清醒了许多。

快下班时，仕译科科长抱着一堆处理过的单据来到我们中间，都是处理错了的。众多单据中竟没有一份是我的。

于是有些自豪，有些小得意。

## 钱包丢了

这件事是筑波大学中国留学生会长张东宁同学给我讲的一件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遗憾的是故事的主人公已经学成回国，我无法对其本人进行采访，甚至连其姓名也未问全，只好随着大伙称其为某桑了。

某桑马上就要回国了，将省吃俭用攒下的40万日元统统装在钱包里，由土蒲乘火车去东京办回国手续，购买机票。

不幸，他的钱包在土蒲车站被小偷扒去了，这样的事在日本虽说不常见但也不能说没有，人的觉悟、思想境界向来不一般齐的，这点谁都可以理解。然而40万日元对留学生们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一个人的生活费一个月不过8万，能攒够这个数字确实不易。某桑有些手足无措，连哭也哭不出来了。于是大伙给他出主意，建议在报上登个广告，说“不慎将钱包丢失，因为马上就要回国，请拾主将包内护照及各类证件邮回本人，以便在护照规定日期内返回中国。”

小偷偷算“通情达理”，见到报上的广告后立即将护照寄给某桑，40万日元自然是“笑纳”了。大伙拿着信封从邮戳上辨认半天地址，亦无结果，只好作罢。某桑失款纵然心疼，护照回来也算万幸，拿着凑来的款子买了机票，在机场发了一通自认倒霉的感慨之后，悻悻地登上飞机回国去了。

事情过去也就完了，学生们将此事很快淡忘了，大家都有许多事要忙。但日本人觉着太丢份。

偷谁的钱不成？单偷外国人的，这对日本国民之形象大大的不利。有热心的便开始集资，你几千我几千地凑，这张登丢钱广告的报纸在许多日本人手里传来

传去。很快，凑了百余万日元，他们将这笔钱寄给了在中国的某桑，作为赔款，也代那位不争气的同胞表示道歉。留学生们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某桑因祸得福，日本的这通做法也挺新鲜。

过了几天，日本方面收到了某桑的回信，说丢的40万他留下，剩下的钱如数寄回日本，捐给土蒲的一个小学校，教育需从孩子们开始。

不久，小学校的校长便收到了这笔由中国寄来的捐款。

这件事使中国人跟日本人都很感动，大伙说某桑这件事做得很漂亮。

## 匡燮散文集《野花凄迷》出版

我省散文作家匡燮的散文集《野花凄迷》，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由“情到深处人孤独”、“蓝色的旋律”、“飘香的记忆”等六集组成，共收录了作者近十年间创作的散文作品八十三篇。其中，《蒲团》、《鬼嫂》、《留在山城的梦》等散文作品曾在台湾《小说创作》的“大陆作品赏析”栏目中刊登发表。《朱砂月季》、《无字碑前的痴梦》等篇被翻译为英文，介绍到国外。作品文笔清新，朴实浑厚，擅长以主观情绪的流动为脉络，把抒情写景与哲理性的思考和诗意的韵味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冀者)

童年(木刻)袁玉虎

## 外面的世界

叶广岑

送，管一顿很不错的中午饭。工钱很高，干够十五天的还有三万日元奖金。这样优厚的待遇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根本摊不上的，故此去的99%是日本学生。

我便属于那1%吧，主要想看看这些当地土著青年们干的什么样的活，也想看看公司职员们的生活，便硬着头皮混在其中。分配工作时，公司们见我年龄大，便认定是读大学的学生，肯定是攻读学位的，于是将我分在仕译组，专门做处理计算机的失误，修正传票错误工作。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日本大学四年级学生。

第一天没让干活，学习业务。拿着高薪听课，不错，比在铁厂穿上工作服就得吭哧吭哧抬铁强。教员就是公司职员，讲课很卖力，看样还仔细做了准备，但是我一句也听不懂，什么“自动订票”，什么“PICP处理”，我连听没也没听过。有些怯场，跟着便是后悔，怪自己做事太冒失。但回头看那两个日本青年，张着嘴亦如坠

云雾，遂明白，这些劳什子PICP对他们亦是初识，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他们不存在着语言障碍，我的日语水平则糟得一塌糊涂。于是更加用心听讲，将不懂的词汇抄出，回家抢着经济辞典查了半宿，第二日在汽车上还在背。

日本学生昨晚不知干什么去了，第二天一上班便哈欠连天，有些心不在焉，好在干得速度不慢，看起来也挺轻松，两人时时还聊会小天，一上午便处理了几十份单据。休息时，我喝着公司提供的免费茶水，自觉很满足了，而日本学生们对此煎茶却无心问津，大多买了桔汁、咖啡、冰激淋之类，又吃又喝如同开联谊会。我问一小伙子，挣了这笔钱想干什么，他说寒假去美国西海岸旅行。

于是心便有些沉。留学生们打工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交学费，没有谁敢奢想着去“西海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穷，国穷家也穷。人穷志不能短，

记得刚毕业的那阵子，兜里的那块“金字招牌”助长了我这位女大学生的傲气，总觉得世人不如我，我也不与世人同流。八小时之外的最佳去处便是距离宿舍一百米开外那片幽静的白杨树林。日出，我去那儿练口语；日暮，我去那散步；朋友来信时，在那里追忆往昔；不顺心时，在那里倾吐心中的不快；就是蜷缩在宿舍那四分之一的角落里，我都觉得那片白杨树林里伸出的枝枝桠桠也在拥着我。

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在我的那片白杨树林里遥望着西天的落日，神思飘飞得好高好远，以致一群叽叽喳喳的年轻人走进了树林，我竟没有察觉。“喂，连声招呼都不打吗？”其中一位说着已经走到了我的跟前。“有事就说，我又不认识你。”我最讨厌这种没教养的人，斜了他一眼。“哦，说正经的，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是刚到我们中段的助理工程师。”“这些与你何相干？”“你长得很漂亮。”我冷笑了一下。“嗯，反正我想和你交个朋友。”交朋友，他把我当成什么人？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亵渎，便冲口而出：“你太不自量。”正当我要拂袖而去，猝然间，他拽住我的手，猛的在我手背上吻了一下，说：“我喜欢你”。此刻，一种被戏弄的怒火由心而起，我不假思索地给了

## 远方那片白杨树林

梅林

他一个耳光，然后飞跑出了白杨树林。

不知为什么，以后的日子，每每黄昏降临，我却更想去那片白杨树林了。有时，我问那片白杨树林，甚至在每个树干上都划上了问号。我为什么误入此间？白杨树林缄默不语。

算起来，事情过去已有半年了，我的心境才平静下来。那时，我已开始接管506中段了。独立于坑道工作，可不是好玩的，那是地表以下的世界，阡陌交错的巷道，上下贯穿的竖井、天井，空荡荡的采场。在这样的世界，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就在前两个月，506中段的二号穿脉在贯通时就砸死了个人。据说那人并不该死，当时他已经过险区，可又返回去救人，把别人救出来了，自己却牺牲了。后来才知道，这位死者姓于，恰恰就是那个黄昏中在杨树林中吻我的人。

自从事故发生后，我的心中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惧。那天，在采场的第一采层，我踩空了放矿漏斗的边缘，幸亏一位姓方的年轻矿工用一根风水管将我拉了上来。小方便成了我在矿里的第一个朋友。说来也巧，小方也被人救过，而救他的人就是那个不该死却又死了的人。于是，我从小方的口中知道了他叫于中秋。后来，小方还告诉我关于那个黄

## 与日本学生一起打工

中国留学生不打工便无法支付日本昂贵的物价，留学生们干的活都是脏的、累的、危险的，因这三个单词都是以K开头，故在日本被称为“三K”事业。“三K”事业不但日本学生不屑一顾，连日本青年也不干，所以这方面劳动力明显不足。日本的大学生们业余也打工，他们都干些什么工作呢？

年底，日本人有送礼习惯。顾客在商店买了东西，委托商店将礼品包装打扮好了，写上某某人的“岁暮礼”，直接送到受主家去。几乎没有谁不送礼，这么一来，年底商店的工作量就非常人，不得不招收一批大学生去临时帮忙。

“三越”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百货公司，也是世界大百货公司之一。筑波大学是日本一流的公立大学，长期以来二者一直挂着钩。自十二月一日起，“三越”每天派十几辆大轿车不远几十公里由东京来这里拉学生，公司管接



## 春天的故事

宋纯孝

春天的故事是嫩绿的  
是缀在枝头的点点  
希望

春天的故事是透明的  
是悄然照进窗内的  
阳光

春天的故事是温润的  
是洒入心田的蒙蒙  
细雨

春天的故事是含蓄的  
是蒙生在少女胸中的  
心事